

尊敬的陳老居士，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大家好。昨天有同修送一個紙條給我，是陳老居士的電話，我跟他老人家聯繫上，我們有十幾年沒有見面，他希望我回到臨濟寺來看看。正好我說我今天有時間，所以趁這個機會回到臨濟寺來看看。我離開臨濟寺，應該有四十多年，都沒有回來過。雖然長年在海外，回台灣都沒有到臨濟寺來看過，這次回來看看，很多地方都變更了。大門還在，大門沒有改變，小鐘樓還在，大殿變樣子，移動，方位也變。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老同修，老一輩的同修現在只有真光法師。盛滿法師剛剛過去，我不知道，聽說今天才六七，第六個七。這些老人非常非常的難得，我是民國四十八年，農曆七月三十地藏菩薩聖誕，我在臨濟寺剃度的，臨濟寺戰後出家，我是第一個人。在那個時代寺院裡面住著是空軍的眷屬，還有兩戶是警察眷屬。當時的住持心悟法師。我出家的緣分也比較特殊，我是民國四十二年學佛，四十八年出家。

學佛之後親近章嘉大師的時間多，親近他老人家，那個時候我二十六歲，民國四十二年，章嘉大師六十五歲，是我祖父輩的人，他大我三十九歲。他教我走出家這個路子，我說「出家不也得拜老師，拜師父。」他給我講「你不要去找這些法師。」我說「那怎麼出家？」他給我講「如果你去找這個老和尚，想跟他出家，老和尚不答應你，你是不是會很難過？」我說「那當然！」所以他就告訴我，「你找佛菩薩，天天向佛菩薩求，讓老師來找你那就容易！我們找老師難。」我就真聽他的話，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學經教，我跟李老師在出家之前，我跟他一年三個月，在台中學經教十五個

月，學了十三部經。學得很歡喜，我們的進度很快，差不多是一個月學一部經，標準是能夠上台去講。所以我在沒有出家之前，我能講十三部經。

在這個時候我有感應，好像出家的緣快要成熟，我告訴我的同學，大概我在台中住的時間不會太久。同學們問我大概還有多少時間？我說不出六個月，我可能出家的緣分成熟。結果沒有想到過了兩個月，臨濟寺的方丈心悟法師派人到台中去找我，找我幹什麼？希望我到臨濟寺來出家。這我一想，章嘉大師的話應驗。他來找我也很誠意，他派著林居士，以後他也出家，明演法師。林居士是福州人，跟心悟法師同鄉，讓他到台中去找我。我記得好像是一個多月他找了我九次，這個心很誠，所以我就答應了。向李老師報告，李老師「怎麼說人家一找你，你就答應了？」我說「老師，他來九次，很誠意，我也很感動，所以我才答應。」老師是不贊成我出家，希望我在台中繼續跟他學教，都是好心。我跟老師說「老師在台中講經教學已經十年，我才到台中一年多，那些老同學他們學得多，我趕不上他們。如果我出家把工作辭掉，我想應當兩年的時間，我就能追上，我就能趕上老師在台中十年的教學。」老師聽了之後覺得也有道理，難分難捨的送我到火車站。

火車到圓山站下車，下車就到寺廟裡來了。跟寺廟談的是有條件的，不做經懺佛事，我不搞這個東西，我要繼續學習經教。心悟法師同意，我每個月到台中去住一個星期親近李老師，往返的車票，寺廟的常住要負責給我買，每個月負擔這個費用，這些都答應。所以我這個出家是條件很優厚，繼續在學經教。我出家之前，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工作，也認識不少人，當時這邊空軍眷屬住在寺廟，我們就找到總司令，找到他請他幫忙把這個眷屬。正好那個時候空軍總部建一批眷屬新村，他們列入最優先，新村建好之後先把他們

遷走。警察兩戶後來也都遷出，寺廟才漸漸的恢復，在那個時候確實相當的艱難。這是民國四十八年，今年九十八年，五十年。所以我一出家，是白聖法師找到十普寺三藏學院教書，算是我一出家就開始講經教學。在外面講經，也是我們一個師兄弟，明訓法師，他們現在住在南投。那個時候他在台東，在台東創辦了一個蓮社，台東蓮社，請我去講經，我記得是過年的時候，第一部講的經是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，在台東蓮社講，第一次講經。第一次教學是在十普寺三藏學院，非常難得有這麼個機緣。

但是自己感覺得學的東西太少，所以我在寺廟裡面出家兩年才受戒，受了戒之後我就想有必要繼續深造。所以我就向白聖法師告假，那個時候的住持白聖老法師，他老人家也同意我到台中學習。我跟他講，「過年的時候我回到常住來，老和尚的生日我回來給老和尚祝壽。」老和尚也同意，也答應，我記得過年的時候我回來，有一天老和尚告訴我，「你們出去的人還想再回來嗎？」我聽到這個口氣不對，問題出現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想我還是學經教重要，既然老和尚要遷我的單，我就沒有法子。回到台中之後，李老師很慈悲，讓我住在慈光圖書館，所以我在慈光圖書館住了不少年。先後我在台中親近李老師十年，經教的基礎才打下去。所以以後寺院，我們就很清楚，而且李老師曾經好幾次的告訴我，他說「你發心走弘法利生的路子是好事，可是現在的社會，跟從前不一樣。如果你講經講得不好，寺廟裡頭應該還可以住，人家諷刺你，笑話你；如果你真正講得好，可能你就走投無路。」所以老師把這個話交代得很清楚，我們就知道弘法利生，以後在寺院裡可能沒有這個緣分。

好在有一些居士的道場，居士道場他們歡迎我們去講幾部經，但是都不可能長住。我們中國古老的諺語所說的，「人無千日好，

花無百日香」。所以人與人相處，千日就是三年，我心裡就有數，無論在哪個地方環境再好，不會超過三年就得準備走路。所以我離開道場這麼多年，我們走遍了全世界。確確實實是像章嘉大師所說的、李老師所說，一點都沒錯，我們遇到的困難太多太多。但是唯一能夠安慰自己的，章嘉大師教我學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一生沒道場，樹下一宿，日中一食。那我比釋迦牟尼佛還幸福得多，我雖然沒有道場，無論哪個地方請我去講經，接待都很好。所以住的地方也都不錯，飲食起居都能照顧到，比釋迦牟尼佛好多！這就是唯一的安慰。

一九九七年韓館長往生，我就失了一個長時間照顧我的人，她對我恩德很大，如果不是她三十年的照顧我們不可能成就。為什麼？講經教學需要安定的環境，你的心要能定的下來，你才能夠深入經藏。所以她三十年的照顧，這個恩德太大，沒有這個三十年的照顧，縱然有好老師的引導，很不容易有成就。她過世之後一年，我們景美的圖書館不能住，這又得要離開。離開真難得，我們就接受新加坡居士林，李木源林長的邀請，在他那邊講經教學。也確實很有成就，我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，居士林成為東南亞第一道場，許多同修都曾經去參訪過。好在我到新加坡沒幾天，我就告訴我們的同學，那時候悟字輩的跟著我去的，有二十多個人。我跟大家講「我們這次能夠到新加坡，新加坡兩個護法，內護李木源居士，外護是李光耀。這兩個人有一個人要出事情，我們就得捲鋪蓋，要離開新加坡。」

正在這個時候，很難得，澳洲移民部的部長，那個時候我每一年到澳洲去講經一個月，好像也有很多年。跟部長見了面，部長到我們道場來訪問，他非常希望我移民到澳洲去，幫助澳洲團結宗教，團結族群。因為我們在新加坡三年當中，把新加坡九個宗教團結

在一起，像兄弟姊妹一家人一樣。當時政府，那個時候總統也是華人，非常歡喜，總統王鼎昌，覺得我們這個事情做得很好，對於社會安定有幫助。這些可能有傳到澳洲，澳洲這個部長歡迎我們到澳洲去，給我一個特別的簽證，我的手續在香港領事館辦的。到澳洲之後，澳洲確實是好地方，地大人稀，房地產非常便宜，跟新加坡完全不一樣，新加坡寸土寸金。所以我們在那個地方建了淨宗學會、淨宗學院，我們自己有兩個道場，這樣一來，我們悟字輩的同學跟著我去的，以前在圖書館出家的，我總算是幫他們找到一個固定修學的道場，以後不必再到處看別人的臉色，大家心也就定下來。世出世間法要想成就，都必須有一個安定的環境。

我在澳洲，這是二〇〇〇年底我是移民到澳洲，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發生，這在西方社會是一件大事。我在澳洲兩個道場，一個道場在市區，在布里斯本是淨宗學會，另外一個道場在山上，淨宗學院在山上，我常住在山上。有一天布里斯本的昆士蘭大學的校長，派了兩個教授來找我，說明來意，邀請我到學校，跟他們和平學院的老師教授們，舉行一個座談會，討論的題目，就是「如何化解衝突，促進社會安定，世界和平」。這是樁好事情，所以我就答應。去參加這個會議，才知道全世界有八所大學設有和平學院，普通大學裡頭沒聽說有和平學院，它有個和平學院，教授大概將近有二十幾個教授。我聽了他們的報告，然後這些教授們希望我提供一點建議，我遇到這麼樁事情。當時我告訴大家，「這就像大夫治病一樣，必須把病源找到，對症下藥，這才能解決問題。」衝突真正的因不是在衝突的兩方，他們聽到很奇怪，他說「那在哪裡？」我說「在家庭。」這他們沒有想到，你看看現在全世界，每個國家地區，你們都知道離婚率多少，而且離婚率還不斷的上升，沒有停止的現象。

我這一提起來大家都知道，這是什麼？夫妻衝突。夫妻衝突必然引父子衝突、兄弟衝突、鄰居衝突，這樣的人他走進社會他能不衝突嗎？確實和平學院沒想到這個問題，然後我再告訴他「還有更深一層的衝突。」他說「那是什麼？」我說「我們中國人講，本性跟習性的衝突。」你看《三字經》上講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。那習是習慣，習慣是所謂說「近朱則赤，近墨則黑」，這是你本身。西方人跟他講這個道理他很難理解，我舉個比喻跟大家說，我說「譬如說利害當前，你是先想自利，還是先想利他？」大家都說當然是自利。我說「每個人都想自利，衝突不就發生了嗎？」這一下子就明白。假如利害當前我們第一個念頭想到利他，衝突不就沒有了嗎？給他們這麼一個信息。他們聽到也很歡喜，隔了一個星期又找我來開座談會，學校已經準備想聘請我做他們學校的教授。我辭謝他，我說「沒有這個必要，我不希望有這個頭銜，我很喜歡跟你們教授開座談會。」另外還有一個大學校長，他們兩位來告訴我，希望我能夠接受學校的聘書，接受學校贈送我的博士學位。我就問為什麼？他就希望我能夠代表大學，代表澳洲參加聯合國的國際和平會議。聯合國邀請的這些專家學者，都是教授的身分，都擁有博士學位，希望我能夠代表，把這種理念告訴聯合國與會的這些朋友。

我覺得這是樁大事情，不是樁小事情，現在社會太亂，整個世界都動亂，我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接受他們的學位跟教授的聘書。從二〇〇三年開始，就代表學校參加國際和平會議，參加了十幾次。我們把中國五千年來祖宗教誨，長治久安之道介紹給聯合國的會友。他們聽了非常歡喜，也從來都沒想到，但是會後我們在一起，在一起吃飯，在一起聊天，就有不少人提出質疑，他說「法師，你講得很好，可能這是理想，這做不到！」我聽到這個話很吃驚，

我也覺得這是真正嚴重的問題，這是什麼？信心危機。如果對古聖先賢的教誨，產生疑惑，那這個問題真的不能解決。化解他們的疑惑只有一個辦法，做出樣子來給他看，他才會相信。所以我在澳洲、在新加坡、在馬來西亞想做一個實驗，緣不成熟。

二〇〇五年，我有七十年沒回老家去看看，回到我的安徽出生地去看看，還有不少親朋好友。我就把這些年在國際上遇到這些困難，跟大家說明。家鄉父老很歡喜，聽了之後，他說「回來做，我們家鄉人支持。」所以我就在家鄉辦一個文化教育中心，培養一批老師，要求這批老師教人者一定先教自己，自己如果沒有學好，就不能夠教化別人。所以老師們很熱情，很認真的，在很短的時間，把《弟子規》落實，真正做到。行，真正做到開始下鄉入戶，我們用身教，就是把《弟子規》做出來給人看，這樣才讓人感動。然後我們再開班教學，來的人就多，一聽說這個地方講傳統文化，大家都樂意來。這些年產生很大效果，我們也把這樁事情，在聯合國做了八個小時的報告，還做了三天的展覽。這是一種特殊的緣分，為世界安定和平做出一點的貢獻。

要想真正化解衝突，恢復社會的安定和平，除了團結宗教找不到第二種方法。現在不但我們佛教有問題，幾乎每個宗教都有問題，有個很嚴重的問題，共同的就是沒有人才，第一流大師級的人才沒有。這個問題每個宗教都在提出來，如何培養這個世間第一流的大師，我常常想這個問題。中國古人的教學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。我在台中求學的時代，李老師常常告訴我，我們也把這樁事情真的記在心裡，等待機緣，可是機緣等不到，讓我們愈來愈著急。年歲催人，民國四十八年我在這裡出家，你看今年五十一年，一彈指就過去。有幾個真正肯發心一部經教下十年功夫，他就能成為第一等的好老師。發心的人難找，修學的環境也難找，什麼地方能夠提供

一個環境，照顧十年。你十年什麼都不要操心，好好的就在經教上下功夫。

在現前這個時代末法時期，真正能成就實在說只有淨土法門。淨土法門理太深，事不難，事很容易，成功的祕訣就是真信，不能有絲毫懷疑，要真信，要發願，願生淨土。蕩益大師在《彌陀要解》裡頭講得好，能不能往生決定在信願之有無，至於往生淨土的品位那是念佛功夫的深淺。現在的社會跟古時候不能比，古時候社會，不要說很古！我到台灣來的時候，民國三十八年，六十年前台灣的人口六百萬人。人淳厚老實，我們剛剛到台灣人地生疏，去找個朋友問個路，你看路上挑擔子賣小點心的，我們問他路，他能把擔子放下來，帶著我們去走，陪著我們走一段。現在沒有！有很濃的人情味，人心是定的，相信每個人是好人。現在人心理變了，人是好人嗎？都懷疑；在那個時候沒有人懷疑，人都是好人，人之初，性本善深信不移。現在整個社會沒有；換句話說，誘惑的力量太大，障礙太多，縱然你念佛念得很好，臨命終時未必能往生，這是大問題。所以助念就太重要，有個很如法助念的，他就能夠保護你，破除這些障礙，保護你安安全全念佛往生淨土，這個重要。

助念要用什麼方法？印光大師在《文鈔》裡頭，他有一篇文章「臨終三大要」，就是說明，實在講他寫那篇文真是替我們現在人寫的，他知道現在人的社會問題，障難之多，念佛功夫淺的就不必說，功夫深的都不能保證。這個話我們要相信，所以我們對於助念就非常重視。

我們在這末法時期，在這災難頻繁的時代，首先我們不能利益眾生，至少我們要度自己，真正度自己你只抓到淨土五經一論。如果嫌五經一論還太多，那你找兩樣就行，《阿彌陀經》跟《無量壽經》，這兩本就夠了，你要想明瞭經典裡面的意思，《無量壽經》



有黃念祖老居士的註解。我講過十一遍，有文字也有錄相帶、錄相光碟，大家可以做參考。《阿彌陀經》，可以讀蕩益大師的《要解》，《要解》還有《講義》，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可以做參考。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，過去我們都講過，淨土五經一論都講過，可以提供大家做參考。祖師的語錄，諸位只要看《印光大師文鈔》就夠了，其他的我們可以不必涉獵，專修淨土，專念彌陀，沒有一個不成就。所以這是我們應當要注意。至於自己感到年齡還可以，還年輕，真正發菩提心，為續佛慧命，為弘法利生，我希望能選一門經教專攻，十年不變更。你學講《彌陀經》，一遍講完了講二遍，二遍完了講三遍，你能夠十年講下去，十年之後你就阿彌陀佛再來。不要貪多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一切經裡面專攻一樣。過去祖師大德告訴我們，「一經通一切經就通」，這個通是講開悟。一門還有個好處，一門大概在我想，三、五年著重一門他就得三昧，我們學淨土的人得念佛三昧，三昧就是心清淨，心定。六、七年就可能開悟，這一開悟真的一切都貫通，通了之後依舊學一門、弘一門。為什麼？給後人做個好樣子這無量功德，這是真實慈悲。

我這些年來每天講《華嚴經》，本來我不想講《華嚴》，專講淨土《無量壽經》。《華嚴經》三個人啟請，第一個是台南的開心法師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認識他的？過去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，每一次見面，就要求我講《華嚴經》，我沒有拒絕，我也沒有答應，經太長了。第二位是北京的黃念祖老居士，他也是找我，希望我把《華嚴經》講一遍，留下錄相提供給後人做參考。第三位是華藏圖書館的韓館長，她在往生前兩天懇切的要求我，我答應她。我在新加坡住的時候，把這個事情告訴李木源居士，他聽了非常歡喜，當時發動幾個蓮友來向我啟請，所以《華嚴經》是這麼開始。《華嚴》跟淨土關係非常密切，前清彭際清居士講得好，乾隆時候的人，

他說「《無量壽經》即是中本《華嚴》」。這個話講得有道理，《華嚴經》末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；換句話說，《華嚴經》是大本《無量壽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是小本《無量壽經》。這三個經可以說是一部經，詳細講解是《華嚴》，略說是《無量壽經》，便於受持做為早晚課誦，《阿彌陀經》最方便。這是我們要認識的，一心讀淨土。所以我現在雖然講《華嚴》，也是時時指歸到淨土，決定不能把方向、目標錯了，堅定信願，一心持名求生淨土，沒有一個不成就，我們這一生就沒有白來。

這一次我回到台灣來主要是治牙齒，幾個月之前吃東西感覺到不太方便，這一檢查才知道是嚴重的牙周病。現在手術，大手術都已經做完成，這牙齒還要養一段時期，最後還有一點小手術，大概還需要一個半月的樣子，這就能做好。我也很感謝台灣的同修道友，也感謝台灣政府的領導，對我都很關照，也很希望我能再回到台灣來講經弘法。我離開台灣這麼多年到處走了走，我跟台灣同學說還是台灣好，我都勸大家，海外的最好都要回來，台灣人還是有福報，學佛的人很多肯布施。所以金融風暴，我說「你們不要害怕，台灣人命裡頭有錢丟都丟不掉。」錢怎麼來的？愈施愈多，肯布施！所以我們要能夠著重倫理道德，在佛法裡面能夠真正，我們淨宗學院成立，我們提了五個科目必須學習的，「淨業三福、六和敬、三學、六度、普賢十願」。這是我們的行門，日常生活當中起心動念，言語造作，想到不違背佛菩薩的教誨，把它變成我們的生活，變成工作、待人接物。這些年我們也特別強調《弟子規》的學習，《感應篇》的學習，《十善業道》的學習。這是儒釋道的三個根，無論修學哪一宗、哪一派、哪個法門，根都必須要紮好。沒有根，我們就很難成就；如果這三個根紮實，無論修學儒釋道都會有成就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我想我就講到此地，以後我相信我們還有緣分。這些年來講經我多半是在網路，都用網路、都用衛星電視，所以諸位同修無論在什麼地方，我們都天天在一起。如果有問題可以寫出來寄到我們這地方，我會每個星期有一天解答問題，按照這個順序為大家來解答。非常感謝我們老居士，感謝諸位法師，感謝諸位同修，祝福祝諸位身體健康，法緣殊勝。謝謝大家。